人与自然

秋天的谷子

♣ 王琳宝

北方人对小米情有独钟，一日三餐不可或缺。它熬粥芳馨流溢，蒸饭四邻飘香，而用其磨面蒸馍，格外温润甜软，比玉米面更胜一筹。久而久之成为居家饮食的当家之粮。

我在骨子里对谷子充满了崇敬。细小如芥的谷粒，带着万千年承传的基因，无论肥沃或是瘠薄，都世代与人们相生相伴，滋润着百姓平凡的生活。谷子须在每年麦收后趁墒抢茬播种，当其时，田野里一派忙碌景象。前边拉耧人笑声飞扬，后边铜铃叮当作响，老把式摇动装满种子的木耧，怀着夏日的激情，将农家对金秋的期冀播撒进故乡的黄土地。大约一周，谷苗便萌芽而出，它们状若小草，芽尖凝露，看似弱不禁风，却用娇小的身子坚韧地扫描出一行行生命的嫩绿，为麦收后的空旷田野续写新的生机。

剔谷苗煞是辛苦。骄阳流火之日，正是农人剔苗除草之时。一方方庄稼地里，男女老少，或蹲或坐，脖子里搭一条汗湿的毛巾，约按一小锄间距细心地剔留禾苗，同时还要拔除杂草，以便让它们暴晒而死。等到谷子没膝，还须及时中耕施肥。横谷子更是细发活，乡亲们手握锄头，与苗垄成丁字形，小心翼翼地让锄头从谷苗间穿过，以松土保墒、清除杂草。我曾无数次参加这样的劳作，亲眼看见父母和乡亲们挥汗如雨，视稗草如冤家，待谷禾胜儿女，在黄土地上用双手精雕细刻，以祈岁足年丰。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反复咀嚼儿时即能诵读的唐诗《悯农》的意蕴。每每先如黄连在口，苦味寒凉萦绕于心底。继而又若橄榄入喉，青青酸涩弥散于肺腑。如梦似幻中，仿佛那些诗句排成一行行谷禾，飘若谷子地里的驱鸟草人，化为打谷场里的座座粮囤，幻作家中炉灶上的沸腾粥锅，弥漫着醉人的芳香，与油灯一起温暖着往昔岁月。

在所有的粮食作物里，恐怕只有谷子最谦卑自微了。它籽粒如芥，幼苗如草，青春匆匆，一生不过百日余。一俟扬花吐穗，恍如人到中年。少顷秋风萧瑟，叶黄秆熟，俨然桑榆夕阳，身持硕穗而低头不语。既没有红高粱的趾高气扬，也没有秋玉米的招摇过市。我徜徉过五月金色的麦浪，那些麦子们更像士兵，一行行昂首挺立，锋芒毕露，似乎太过威武张扬。而成熟于金秋的谷子们，则随和地摇曳于田垄间，一个个低头沉思，浑如谦谦君子，令人敬仰有加。及至打谷场上，一任石磙碾压，机器脱粒，以亿万颗微粒堆成灿灿金山，随后或以谷实入仓廪，或以小米至万家，以粥饭济养黎民，生生不息，轮回往复，甘于奉献，不思图报……

又是人间一轮秋，暂别市嚣返故乡。当我又一次融进谷子地的时候，眼前立刻浮现出父老乡亲们勤劳的身影，不由泪水盈眶，感慨系之。是啊，人虽身巨，然何与谷禾试比高？人虽头硕，岂与谷粒夸智慧？浩浩宇宙，悠悠时空，人乃匆匆过客，渺如沙尘。唯有天慈地祥，山水相因，阴阳相合，五谷方生，人遂得养，万世维续。涕零感恩之余，还是让我们像秋谷那样，低下自己的头颅，伴着蝈蝈的奏鸣，和它们一起慨叹日月如梭，参悟世理如禅，礼赞生活如歌！

郑州地理

鸿沟

♣ 张向前

这匹马站立在这里已经很久了。

它应该是项羽胯下的那匹乌骓马，主人临终前把它送给了乌江亭长。耻于渡江的项羽，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数十骑践踏踩蹂，相互争夺残杀，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如此血腥残酷的场面，项羽应该会有所预料。而这，对于豪情的西楚霸王来说，算啥？自刎之前，他看见了故旧——汉骑司马吕马童。“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项上人头，他只是送了故人一个封万户侯的人情罢了。

战场成了风景名胜区，这是时间与文化使然。入口处有一三角地带，花草簇拥之间有一醒目雕塑。高大的基座上雄峙一人，身披大氅，甲胄满身。打眼一望，便知此人是项羽无疑。只见他豹眼圆睁，左手按压剑柄，右手高举大鼎，一副英武勇猛姿势，豪气干云。这形象，就是民众心目中的项羽，也与史书上“力能扛鼎”的霸王极为吻合。

顺着一条小路往北走不远，再往东走，便是昔日的霸王城。岁月峥嵘，已看不出原有风貌。路南的土堆高低不平，像是自然的小山丘又像是人工的夯土层。或许它就是当年的城墙壁垒。林间小道曲折蜿蜒，下坡复上坡，至一土丘高处，眼前豁然开朗，那匹战马就立在这儿。它已经不是号称“天下第一”的骏马了。当年的乌骓是一匹黑马，通体黑缎子一般油光放亮，背长腰短而平直，四个马蹄子部位白得赛雪，名唤“踏云乌骓”，随霸王身经百战无有败绩。这仅是一座仿乌骓制作的战马铁塑，全身黄褐色，却仍然能看出体魄强健筋骨壮实，浑身充满张力。面对滔滔大河，战马引颈长嘶。马背上的鞍座、鞍座上的战袍都滑落下来，地上是一些遗弃的刀枪、盾牌、器械。败象已显，马的长嘶应该有些悲怆，甚而哀号。是在苦觅主人，还是不忍离去？

北面平川，一条河自西而来。鸿沟在哪儿？我有些迷茫，除了这条大河——黄河，附近似乎没有其他河流了。想找项羽的士兵问询——他们已消散在尘埃里。我惘然若失，目光自北而西，对面也是一座山，不高，几乎与此山平齐。“那就是汉王城，当年刘邦站在对面的城墙上号令将士，组织军队阻击项羽西进。”鸿沟呢？见我迫不及待的样子。当地一老人努嘴抬手，随意地指了一下两山之间的一条沟壑。“诺，就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鸿沟？我惊讶不已。眼前这条普普通通的沟壑就是刘项中分天下的界线——“鸿沟”！水呢？河呢？沟底空空如也，一条不算宽大的柏油公路蜿蜒其间。鸿沟干涸了，没有了当年的波涛汹涌，水道变成了陆路通道。

项羽也不是没能跨过鸿沟。他曾经两次跨过鸿沟，攻占荥阳、成皋，打得刘邦落荒而逃。屡败屡战的刘邦，毫不气馁。第三次他动了心思，派人绝楚粮道，又从南北牵制楚军。后方起火的项羽哪有心思恋战，被迫接受和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西汉东楚。撤退时，乌骓马原地踯躅，不肯离开。项羽虎目圆睁，提剑遥指西边汉军大帐，愤愤地说：“待我收拾停当，他日再来一决雌雄。”这个连父亲、老婆性命都不顾的对手，岂能放虎归山，让他重整旗鼓再来。喘息未定，刘邦就毁约东进，越鸿沟，围剿楚军。《垓下歌》响起，继而一剑封喉。有时想想，生逢乱世的项羽本身，或许就是一柄利剑，刀锋所指，身首异处。没有料到的是，它有一天指向了自己。

这位老人说，在他小的时候，鸿沟还有四五十里长，水波荡漾，向北流入黄河。几十年的光阴，黄河屡次改道南移，一点一点地迫近广武山脚下，王城北面不断被黄河水冲刷侵蚀，部分墙体渐渐地垮塌滑入水中，完整坚固高大的城池原貌分崩离析不复初时。那时在黄河北面，尚有三个营寨，分别叫白马营、三铺营、姚旗营，不知还在否？偶有村民在鸿沟两侧的断壁残垣中捡到一些箭镞，有三棱平面的，有三棱凹面的。尽管锈迹斑斑，却掩饰不住曾经锐利的锋芒。有人说三棱平面的是汉王箭，三棱凹面的是霸王箭。不知这些生锈的箭镞，是否真的参与过两千多年前那场著名的楚汉战争。

乌江亭长载马过河，乌骓满目蕴泪。船至江心，马投河而殁。这让我想起了关羽座下的赤兔马，也是在关羽遇难后数日不食草料而亡。马尤如此，人何以堪？

暗淡了刀光剑影，荒芜了烽火边城。霸王城成了一丘黄土，汉王城成了黄土一丘。没有这匹悲情的战马，广武山似乎有些荒山野岭的错觉。土丘和山峦之上，几无稼禾。山风吹过，草木偃倒起伏，恍如两军对垒厮杀……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只有这匹铁铸的战马引颈长嘶，忠诚地守望在这里。

鸿沟的水干了，项羽的伤口还疼吗？

秋声（国画） 朱坤芳

快乐成双（摄影） 王 慧

新书架

《寻找语文之美》

♣ 赵 娜

语文不仅是语言文学，而要更为辽阔，更为高远，更为深不可测。本书作者打破了文体界限与学科界限，古今中外，文史哲科，文言白话，旧诗新诗，散文小说，学术论文，独白对话，皆有收入，以语文之魂来统领每一个主题。透过这些文章，我们将一步步拓宽自己的人文世界，打开了自己的文明视野，建构起自己的精神世界。

李白、苏轼、沈从文、余光中、穆旦、梭罗……名家云集，尽显人文之美！《古文观止》《诗经》《猎人笔记》《复活》……名作荟萃，尽显文字之美！书读得多了，总会有不一样的生命体验。本书中所选文章皆为名家名作，无论是莘莘学子，还是都市白领，都可从随手翻阅中获得一次与大师进行心灵对话的机会，每一次翻阅，都像是参与到一场名家云集的盛宴，于潜移默化中，这些文字将滋养我们的一生。

文化漫笔

一座城市的博物馆

♣ 王太生

看一座城市的深度与厚度，古朴与繁华，要看它的博物馆。

博物馆是一座城市的基因库，里面收藏着城市的气味、先人曾经抛掷过的石块、种过的稻种、井栏、砖瓦以及最后一块鱼化石。

一座城的性格与气质，早已在那些被收藏的器物上隐隐显露。一块墓志铭，讲述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某个人的一生。墓志铭是一部人物传记，装帧精美的石头书。

我喜欢其他城市的博物馆，更在意我身边这座城市的博物馆。在外地遇到朋友，我会说，我来自一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弄得自己好像很有文化似的，想沾沾文化名城的光。

有人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博物馆。但是，在诗人辛波丝卡的眼里，“这里有餐盘而无食欲。有结婚戒指，然爱情至少已三百年，未获回报。这里有一把扇子——粉红的脸蛋哪里去了?这里有几把剑——愤怒哪里去了?”似乎在说，这里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温度，博物馆里缺少什么？从生命和生活的层面思考它的本质。

其实，一座城市的博物馆，留下的碎片，还是能够还原这座城的某些方面的生活场景。

从前我所住的小城，有一家博物馆，有几件东西值得一看。

没有兵马俑，没有越王勾践剑。博物馆平常少有人去。几只麻雀在庭院中散步，好像从时光的这一头跳到那一头，从汉代跳到唐朝。橱柜里，用金丝绒摆放一些出土的古钱币、陶罐、瓷、铁器物——金丝绒这样的质地，一般都显得小心翼翼。除了这些，有几件镇馆之宝：一架麋鹿骨骼化石、两具古尸、数枚铜镜。麋鹿呈奔跑状，却没有痛苦的表情。骨骼按照它生前生长的方向，一节一节地还原排列。

我们这地方一直水草丰茂，麋鹿在水泽泥淖追逐嬉戏，四蹄宽大得得奔突，由远及近水花四溅，完成它们的生儿育女的追逐繁衍。几个农民建房挖地基时，一不小心挖出这具完整的麋鹿化石。

它在谛听着什么？离我们很近。麋鹿躲在草丛中，举着枝丫似的角，一动不动，流露出人类孩童一样的眼神，在静静观察四周，警惕的眼珠在睫眶内，呈四十五度角，逐渐转动，扩大视角范围。

明朝的一男一女，并陈排列，躺在博物馆的大厅里。男的，姓徐，50多岁，据说是三品大员，旁边是他的夫人，如果不是寿终正寝，他们死于何病、卒于何年？已无从考证。

锦缎绸服褪去了，他们睡得那样安详，仿佛还延续着昨天的好梦。我从他们身边轻轻经过时，清晰地看到，髯须飘袂，毛发依稀，皮肤尚有弹性。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数百年后，他们的子孙会看到他们安然从容的睡姿。

我们平时曾在某本书中与古人相遇，一团和气，两句歪诗。其实古人就在身边留下痕迹。或许在你身旁，那棵苍老的柏树上，唐朝的商贩曾触摸过？湖边那块不起眼的大青石，宋朝浣衣的妇人，在上面坐过？河湾那一泓袅袅水草旁，明代的秀才垂钓过？说不定，古城墙上，那一行苍老的古树，不知是哪个朝代的鸟，排泄落下来的种子。

据说，当时挖出这对明代夫妇时，毫发无损，皮肤尚有弹性。人们不知所措，把他们暂时摆放在路边。大人跑过去，小心翼翼地跟他们握一握手；小孩子壮着胆子走近，甚至还调皮地捏一捏老爷爷的鼻子，踢一踢老奶奶的臀部。

不是古战场，牧童也就拾不到旧刀枪。缺少兵戎利器，说明这儿曾经宁静祥和。没有金银珠宝的优雅炫耀，井栏与陶罐，却是一个地方的气质与风度。

当时，我在大厅踯躅，好像听到那个老爷爷呼呼如乡间童子风箱的鼾声。再看看那几枚铜镜，光泽漫漶，图纹华丽，不知曾映照过怎样俏丽的脸。

小地方的博物馆，悉心收藏自己的安静故事。隔着两千年的时空，寄来一封信。轻轻打开，从里面跌落出几块文化碎片。

一座城市，从古到今，生生息息过无数个人，能够住进博物馆的也就那几个。

太多太多的人和事，都是过眼云烟。

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孩子。

史海钩沉

一念之差

♣ 徐德瑞

据《西京杂记》卷二记载：西汉人匡衡幼时家贫，无钱买油点灯，他又想晚上读书，见邻居家灯光放亮，这个机灵的毛头小子，便在自家的墙壁上凿开一个小洞，借邻居家射过来的灯光苦读诗书。可是没过多久，匡衡便把家中本来不多的书全读完了。但他并不满足，还想读更多的书。有一天，他打听到不远处有户富人家里藏有不少图书，于是匡衡便来到这户人家，对其主人说：我喜欢读书，愿意到你家中来打工，不要分文工钱，只要借你家的书读就行。这家主人见匡衡酷爱读书学习，很有志气，便答应了他的要求。从此匡衡在富人家中白天干活，晚上读书直至深夜。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匡衡长大后，终于成了一位大学问家，不仅在其家乡东海郡承邑（今山东省苍山县）妇孺皆知，而且其大名已远播到京城长安（今西安市）。许多有识之士不远千里前来向他求教，连当时还是太子的刘奭（音shi，世）也很敬佩他，并拜他为师。

公元前49年，汉宣帝刘询殁，其子刘奭继位，称汉文帝，匡衡很快便被任命为光禄大夫（专门议论政事的官员）。匡衡不辱使命，因勇于直言敢谏，刚直不阿，尽职尽责，虽因此得罪过不少人，但却很受汉文帝器重。公元前36年，汉文帝进一步提拔匡衡为丞相，从此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并被封为乐安侯，食邑六百户。匡衡当时的封地有三十一万亩。这些封地中的租税均归他所享用。至此，这个小时家徒四壁的穷孩子，一下成了令世人仰慕的位高权重的大富翁。

可也就在这时，命运给匡衡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原来当时丈量土地的官员，因工作上的失误，竟给匡衡多圈出了四万多亩封地。当下属向他报告此事时，匡衡因私字作怪，心存侥幸，竟将错就错，并未退还这多圈出的封地。而地方官员因畏惧其权势，只好曲承其意，未敢声张。

然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公元前33年，汉文帝殁，汉成帝刘骜继位后，司隶校尉王尊以匡衡明知多占封地而不退还，犯有欺君之罪为由，向新皇帝举报。因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匡衡很快被撤职法办，爵位和封地全被剥夺，并被贬为庶民，永远不得再出仕做官。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丞相，这时只能灰溜溜地回到东海承邑老家，以无限的悔恨聊度余生。

连 载

高虹是这次活动的主持，她走到讲台正中，用愉悦的声调说：“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尊敬的范校长！五年级‘活字印作文’活动很荣幸地邀请到我们的范校长做本次活动的主席，邀请到我们的吴作英老师、闻香老师、马兰花老师、刘芳菲老师、牛树林老师，现在，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同学们再次鼓掌。

“活动进行第一项，由五年级学生代表向尊敬的范校长和各位敬爱的老师赠送他们自己刻制的中国印！鼓掌！奏乐！”

范大强给校长，范梅给刘芳菲，刘二秀给马兰花，郑兰兰给闻香，何用功给牛树林，刘健飞给吴作英，一一奉上他们的泥印。

第一排的范心明站起来，举着那张盖着老师们印章的大纸。心明拿倒了。有同学连忙给她纠正。

贾成钢拿起萨克斯管，率领着班里的乐队呜呜哇哇地吹奏着。其他同学则使劲鼓掌。

高虹主持：“活动进行第二项，由这次活动的主席范云鹏校长讲话！”

同学们掌声再起。

范校长走到讲台正中，清了清嗓子：“同学们，我很高兴，我真的很高兴，我太高兴了！我教了三十二年书，走过八所学校，从来没参加过像我们五年级这样如此有创意的活动！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在和宋朝的毕昇对话呀同学们！昨天夜里我睡不着，我很长时间没有睡不着了。我想，今天夜里我为啥就睡不着了呢？肯定会有重大的事情出现。果然，你们猜猜发生了什么事情？”范校长伸长脖子，卖一个长长的关子：

“我见到了毕昇！白发飘飘的毕昇！”

同学们高兴地叫起来，有人鼓掌。

“毕昇说，我很高兴你们要用泥字印刷作文，我有很多很好的经验！我说，毕老先生，您能不能把您的经验告诉我一些，好让我再转告给我的学生？毕老先生坚定不移地摇了摇头，说，这些经验只能在活字印刷的实践中才能讲明！同学们，那我就预祝大家在‘活字印作文’的活动中能得到毕老先生的宝贵真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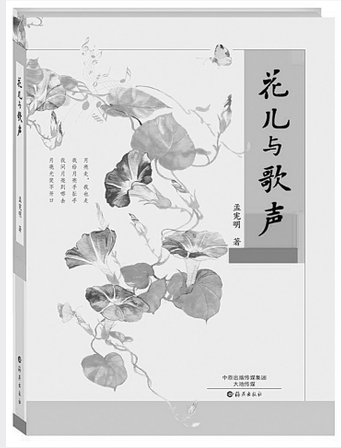
同学们又鼓掌。

“活动进行第三项，由这次活动的引导者，我们五年级的学生范大强讲一讲，他是怎样想起来刻印泥字的！大家欢迎！”高虹说着，率先鼓掌。

范大强走上讲台，对着老师们深鞠一躬，转过身，对着同学们又是一躬。

掌声再起。

“范校长说，他梦见了白发飘飘的毕老先生，告诉大家，我也梦见过毕昇！真的，我真的梦见过毕昇！只不过，我梦见的毕昇是一个大哥哥，他很年轻，正上高中！我想，他一定也有一个双目失明的妹妹，一个想认字认不了的需要帮助的亲人。当我把我的猜想告诉他的时候，毕昇哥哥点了点头。毕昇哥哥说，刻字的人，都是为了亲人。有的是为了身边的亲人，有的是为了远方的亲人。你仔细地比较一下咱俩刻的字，你就知道了你我的区别！我仔细地看了。我发现，毕昇哥哥刻出来的字，都是反着的，而我刻出来的字全是正着的。我一下子明白了，正着刻字的，都是为了身边的亲人，而反着刻字的都是为了远方的亲人！我妹妹心明，她是我身边的亲人，我和我们大家，都是宋朝的毕昇哥哥的远方的亲人！但不管是正着刻的还是反着刻的，我们都是为亲人们刻的，不管是在身边的还是在远方的，我们都是亲人……”范大强两眼含泪，他再一次鞠躬，“谢谢大家！”



老师们都很感动，刘芳菲拭一下眼睛。

心明哭了，瘦小的肩头被二秀紧紧地抱在怀里。

4

贾成钢认真修改着同学们的作文。把文章写长难，把文章改短更难。贾成钢皱着眉头，忽然想起了考大学的时候，老师说高考作文一定要保证不能少于八百字。看着眼前的这些作文，他感觉八百字不难。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着。二十一篇作文，似乎篇篇都超。

范校长这节没课，就找了些砖头搬到校园的东北角，又和了一摊麦糠泥，比比画画地要干活。

贾成钢晃着腰从办公室出来，又往上跳了几下，扭脸就看见了正在干活的校长：“哎哟校长，又搞啥创新呢？”

“没搞啥创新。”校长直起腰，“既然你们聘我做主席，我就得为‘活字印作文’的活动做点贡献不是。我想垒一个火窑，把同学们刻好的字统一烧制，免得他们烧出麻烦来，人烧伤了，字烧坏了，这些都有可能。人多嘛，我们得考虑复杂点儿！”为教多年，挪窝儿多次，垒煤火成了他的看家本事。

“嗯，好主意！看来这校长还真不是谁都能当的！”贾成钢开着玩笑，拿起铁锨就去铲泥。校长抹了几铲泥，说：“成钢啊，我想去医院看看林云老师，你陪我一块儿去吧！免得问起班里的事了我说不清。”贾成钢调皮地说：“行啊！我也想给她汇报呢！”

范校长和贾成钢第二天就去了医院，贾成钢把礼品放在床头柜上，林老师接了鲜花放在透亮的窗台上，连声说着：“谢谢！”

“还有呢！”校长示意贾成钢。

贾成钢打开一个纸盒子，从里边拿出那方泥制的中国印递给林老师。

林老师不知就里，瞪眼看着校长。校长笑着点了点头，很神秘的样子。

林老师接过来，仔细地看了一眼：“啊，印章？”

校长哈哈地笑了，说：“林老师啊，你们班的范大强、范梅他们发起了一次关爱生命的活动，得到了全校师生的支持，为表感谢，同学们就给每个老师都刻了一枚泥印。您看看，挺漂亮的！”

“我这是无功受禄啊！”林老师有些不安。

“您是他们的班主任，这也是您教育的成绩啊！”

林老师很重地摇了摇头，说：“范校长，贾老师，不瞒你们说，躺在病床上，我想了很多。我的确做得不好。性子急，脾气又躁，本来是一腔好心，却用了极不恰当的方法，让学生们饱受了伤害，致使范大强离家出走。大强是回来了，他要是有个啥好歹，回不来了，你说，我、我这一辈子……”林老师在胸口抚一下，眼睛就红了。

“林老师，您别难过，在生活上，在工作中，谁能没有一点儿差池呢！知道了就好！”校长安慰她。

“林老师，好好养病。老师和同学们都想你呢，盼着你早日康复，快点儿回咱们滩涂小学！”贾成钢说。

“谢谢，谢谢了！贾老师，麻烦你一定把我的心意转告大家：谢谢他们！祝他们快乐！”林老师拭了拭眼泪。

41